

方言存稿

李荣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方 言 存 稿

李 荣 著



創於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言存稿 / 李荣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7664-7

I. ①方… II. ①李… III. ①汉语方言—文集
IV. ①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41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FĀNGYÁN CÚNGǎO

方言存稿

李荣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664 - 7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定价: 48.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作者 1983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计 51 篇。第 1 至 10 篇讨论学风和研究方法,11 至 16 篇讨论汉语方言分区,17 至 27 篇研究音韵和语音,28 至 33 篇讨论词典及词汇问题,34 至 46 篇研究汉字与本字考证,47 至 49 篇是李方桂、丁声树、朱德熙三位语言学家的小传,50 和 51 篇是国际音标文章。

破除“理论”迷信,强调“理论出于事实,并且受事实的检验”。如何为汉语这种方言分歧严重的语言分区,如何把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考订本字,如何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来研究汉字问题,作者在本书所收论文中均有深刻论述并提供了精彩纷呈的研究实例。

目 录

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83)	1
在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1983)	14
普通话与方言(1990)	21
汉语方言里的文白异读(1957)	26
《陕北方言志》序(1986)	30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序(1991)	31
山东省方言志丛书序(1991)	32
《宜昌方言研究》序(1994)	34
汉语方言资料宝库序(1995)	35
《厦门方言志》序(1993)	36
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	37
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1985)	42
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二)(1985)	51
中国的语言和方言(1989)	54
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	62
在“庆祝《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会上的发言(1988)	85
论李涪对《切韵》的批评及其相关问题(1985)	86
“打”字与“𢵘”字(1996)	97
三个单字调的方言的调类(1985)	104
旧小说里的轻音字例释(1987)	107
温岭话“鹹淡”倒过来听还是“鹹淡”(1986)	112
《渡江书十五音》序(1988)	113
“捐”字的音(1988)	118
南昌温岭娄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1989)	120
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1996)	130
温岭方言的轻声(1992)	142
《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说明(1987)	151
方言词典说略(1992)	153
分地方言词典总序(1993)	167

《汉语方言大词典》序(1996)	169
读《现代汉语词典》笔记(提纲)(1996)	171
“这不”解(1998)	174
说“按揭”(1999)	176
“步”字和“愬”字(1987)	181
“驿”字(1987)	182
“卓”字(1987)	183
禁忌字举例(1994)	184
A Tabu Word in Chinese(1994)	193
汉字的演变与汉字的将来(1986)	201
颱风的本字(上)(1990)	216
颱风的本字(中)(1991)	221
颱风的本字(下)(1991)	232
福州话“下雨”的本字(1992)	238
考本字甘苦(1997)	242
《考本字甘苦》补(1997)	257
汉语方言里当“你”讲的“尔”(上)(1997)	258
汉语方言里当“你”讲的“尔”(中)(1997)	266
李方桂(1988)	271
丁声树(1989)	278
朱德熙(1992)	285
本刊使用的音标(1979)	286
国际语音学会关于国际音标的说明(1987)	290
《国际语音学会关于国际音标的说明》补正(1987)	306
后记	308

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提要 本文讨论的问题分为三类。一是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研究语言,研究方言,必须收集资料,审核资料。二是名词术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各种学问都要有合理化的名词术语。三是事实与理论。理论来源于事实,并且受事实的检验。学问的进步仰仗于摆好两者的关系。这些问题牵涉面较广,不是几个钟头的发言能说清楚的。这里只是举些例子,来说明这些问题而已。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吴语研究首次学术会议。二十九日作者在会上有个发言,这里节取一部分,略加删改补充。还加上几段作者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福建厦门大学举行的汉语方言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几位同志帮助听写抄录,特此表示谢意。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壹 资料

1.1 苏州话的平上去 “巧妇难为无米炊。”研究语言,研究方言,都需要采集资料。资料有书面的有口头的,无论什么资料,都要下一番鉴别分析的工夫,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我们在《方言》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三页举过一个例子。说明有的意见虽然出于名家手笔,还是不可据为典要。一九三五年出版的陆基编的《注音符号 苏州同音常用字汇》是一本很好的记录苏州字音的书,可惜平上去完全不分调类。该书《例言》第二条说_{小字是本文作者注}:

本书中格的人声字,已经有……十二格个韵,包括在内。其余平上去三声在苏州人嘴里是不大分别格的。所以依字形排列,弗再分声。只要教授时略分轻重就可以哉。苏州话有七个单字调,古平上去三声在苏州人嘴里分成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五个单字调。大概是连读变调把作者弄胡涂了。我们下这个判断,首先是根据现在的苏州话。其次,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记录的苏州话,就是古平上去三声分成五个单字调,古人声分成阴入、阳入两个调。假如上文引的那段话是出于公元六世纪或者七世纪某人的手笔,现在一定是议论纷纷。可能有人会说,当时苏州话平上去的分别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当时苏州话平上去的分别正在趋于消失;当时苏州话根本不分平上去;如此等等。“不大分别格,略分轻重就可以哉”,这类话可以有多种解释,光凭这类话是得不出一致的意见的。必须结合语言事实,才能作出可信的判断。近几十年来常有人争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言到底有没有入声。争论得更多的是《切韵》的性质,《切韵》包括古今南北之音,还是记录某个方言。这一类问题的讨论,离不开语言事实。光凭《切韵》的《序》,《中原音韵》的《序》是不够的。要是单就序文推论,无论下什么结论,都不免望文生义。

1.2 巧合 有一些偶然的,碰巧的现象,不能拿来作为一般推论的依据。有人举过两个中英文平行的例子。“童子”的“童”跟“瞳人儿”的“瞳”同音,意思有关系。《广韵》东韵:“童,独

也,言童子未有室家也。”“瞳,目瞳。”並徒红切。《说文通训定声》“僮”字条云:“《埤仓》:‘瞳,目珠子也。’按人对面则黠精中各映小人形,故呼眸子为僮子。《汉书·项籍赞》舜目重童子,以童为之。”《史记》七 35 百衲本影印黄善夫本“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汉书》三一 29 百衲本影印景祐本“周生亦有言,舜盖重童子,项羽又重童子。”颜师古注:“童子,目之眸子。”英文 pupil 也有童子跟瞳人儿两个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一九七三年:【瞳人(~儿)】“瞳孔中有人像(就是看它的人的像),因此通称瞳人。也作瞳仁。”“燕子”的“燕”跟“嚥下去”的“嚥”同音。《广韵》霰韵:“燕,《说文》云:‘玄鸟也。’”“嚥,吞也。咽,上同。”並於旬切。《辞源》一九七九年 0512 页引《孟子·滕文公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又 0544 页引汉王充《论衡·效力》:“渊中之鱼,递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后嚥之。”这个可能跟燕子(尤其是雏燕)嚥东西的动作特别显著有关系。英文里 swallow 也有燕子跟嚥下去的嚥两个意思。(不过英文里这是后起的同音字,不是同出一源。)为什么中英文平行呢?也许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推论。中英文有偶合之处,上海话“学费、用费”的“费”读[fi˧],英文 F-E-E 的 fee[fi:],音跟上海话“费”字相近,意思也差不多。假如把中文“费”和英文 fee 对比,认为同出一源,那就十分危险。据说有人认为汉语的“抬头”是从英文 title[ˈtaɪtl]来的,这大概是笑话。

现在再说汉字里头有一些碰巧的现象。

1.3 草字头与送气 有一回我忽然想起,有些字的草(艸)字头好像跟古清音送气有关系。早上的“早”不送气,没有草字头;草木的“草”送气,有草字头。古代的“古”不送气,甘苦的“苦”送气。四方的“方”,分开的“分”,是非的“非”都是非母,“芬芳”跟“芳菲”都是敷母。非敷两母分别来自帮滂两母,所以也是没有草字头的“方分非”不送气,有草字头的“芳芬菲”送气。这些字无论有无草字头,都是常用字。自己的“己”不送气,加个草字头,“芑《尔雅·释草》:‘芑。白苗。’郭注‘今之白粱粟。’《广韵》注据郭注”就送气。天干的“丁”不送气,加个草字头,“苧《广韵》注:草名”也送气。表示否定的“弗”字非母,加上草字头当“草多”讲的“萑”是敷母。这三对字里头,加草字头的都不是常用字,也都送气。此外弓箭的“弓”不送气,“川芎”的“芎”[ɕyʊŋ˧]今读摩擦音,古音溪母是送气音。为了说明草字头跟送气的关系,可以定出一些条例,把某些字排除在外。比方说,⊖有无草字头同音的字不计。例如:水果的“果”正体不从草,俗体从草,两个都是见母字。仓库的“仓”跟苍白的“苍”两个都是清母字。⊙不全是古清塞音、塞擦音的字不计。例如:其他的“其”和“煮豆燃豆其”的“其”同音,都是群母字[tɕi˧˥]。斤两的“斤”见母今音不送气,芹菜的“芹”群母今音送气。天干的“癸”见母今音不送气,“向日葵”的“葵”群母今音送气。整齐的“齐”从母[tɕi˧˥],荠菜的“荠”也是从母[tɕi˧˥]。即使如此,还是有“此:苾,青:菁”两对字把咱们的好梦打破了。彼此的“此”送气,加上草字头,“苾《广韵》注:苾薺,又苾草也。”就跟紫颜色的“紫”同音,反而不送气了。同样的情况,青颜色的“青”送气,加上草字头是“菁”,也成了不送气了。(《广韵》清韵“菁,芜菁,菜也”,子盈切。《集韵》清韵:“菁,子丁切,韭菜也。”)到头来咱们不得不承认,草字头跟送气的关系是碰巧的。这段话唯一的用处恐怕是帮助人记忆某些非母、敷母

字,“方分非弗”是非母,“芳芬菲弗”是敷母。即使如此,还得加上但书:“封建”的“封”是非母,加上草字头“葑”还是非母;丰富的“豐”是敷母,加上草字头“藿”还是敷母。

1.4 中断线 有一本书叫做《家庭卫生顾问》,是北京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二月出版的,有六百多面(6+18+592面),书里“介绍有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卫生常识,解答家庭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医药卫生问题”。这是一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书,第一次印刷就是四十万册。这本书末了四面是《附录:北京部分医疗卫生机构一览表》,有各大医院的电话号码。大医院的电话往往有总机有分机,“总机”北京常常叫“总机中继线”。在那本书的那四面,所有的“中继线”都印成“中断线”,有二十八次之多。“继”和“断”都从“𠂔”旁,显然是形近而讹。假如多年以后有人研究,他也许认为不可能把“中继线”都错印成“中断线”。“继”是“继续”,“断”是“断绝”,意思相反,“美恶不嫌同辞”,是个反训的好例子。(《说文》十三上:“绝,断絲也,从糸从刀从𠂔。𠂔,古文絶,象不連體絶二絲。繼,續也,從系𠂔。一曰,反𠂔爲繼。”又十四上:“斷,截也,从斤从𠂔。𠂔,古文絶。”繼字和斷字的關係反映在簡化字里是都从𠂔。)

1.5 场与集 我想再举个例子,说明研究语言,必须鉴别文字资料。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四川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巴蜀抗洪图》,讲水灾时期怎么样抗洪救灾,灾后是一片振奋人心的景象。文章写得很好。文章里说“数百个场镇淹掉”,又说“几千个集镇、工厂,到处是一派团结、沉着、紧张的战斗景象。”如果从这篇文章推论四川话也说“集”,也说“场”,那就误会了。说“集”是说的普通话,说“场”才是说的四川话。

1.6 泰与獭 《切韵序》:“秦陇则去声为入。”有人引宇文泰公元五〇七—五五六年字黑獭来解释这句话。《周书》一 1 百衲本:“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解释十分精采。但是我们也注意同类的例子:《嘉泰会稽志》六 18 云:

乌带庙,在[诸暨]县东北四十五里乌带山。夏侯曾先^①《地志》云:“梁武帝遣乌筴采石英于此山而卒。后人立庙。带,筴声之误也。”

从《切韵》系统看,“带”跟“筴”的关系与“泰”跟“獭”的关系完全平行。现在根据《广韵》,把这四个字的声韵调跟反切排列对比如下:

	去声泰韵	入声曷韵
端母	带,當蓋切	筴,當割切
透母	泰,他蓋切	獭,他達切

因此,对于“泰”跟“獭”的关系,推论必须有所节制,泰曷两韵相通,“去声为入”,这现象不限于秦陇,会稽也有。

[这里附带说一下,“獭”字《切韵》系统有两个音。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注释比《广韵》明确,现在引用前者(请注意,王韵的末韵相当于《广韵》的曷末两韵):

^① 鲁迅《会稽地志序》:“夏侯曾先《会稽地志》,《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志皆不载。曾先事迹,亦无可考见。唐时撰述已引其书,而语涉梁武,当是陈隋间人。”(《鲁迅全集》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第八卷 111 页。)

镗韵：“獭，他镗切，啖鱼兽。”

末韵：“獭，水狗，啖鱼兽，”他達切。

在现代方言里，“獭”字来自一等末韵的比较多，来自二等镗韵的比较少。“水獭”北京话是[ʂui¹¹ t'a¹]，温岭话是[ɛy¹ tʰəʔ¹]，都来自一等。福建永定(下洋)客家话“水獭”单说“獭”[ts'at¹]，来自二等。]

要是我们把视野放宽，现代方言之间去入对应的现象很多。现在随便举两对例子，反切注释都根据《广韵》：

	去声霁韵	入声锡韵
端母	滂，《埤仓》云，滂滂瀼也，都计切。	滴，水滴也，都歷切。
	去声禡韵	入声昔韵
精母	借，假借，子夜切，又将昔切。	借，假借也，资昔切，又资夜切。

北京话说“滴”[ti¹]；上海话说“滂”[ti¹]也说“滴”[tiəʔ¹]；温岭话说“滂”[ti¹]，说滴限于“滴水”[ti¹ ɛy¹]房屋间留的屋檐望下滴水的空地。北京话说“借”[tɕie¹]，温岭话说[tɕia¹]，都是从古去声来的。“借”福建漳平(永福)说[tsio¹]，广东潮阳说[tsio¹]，都是从古入声来的。

1.7 收集资料 以上说的是使用资料。最重要的是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看书，抄卡片，调查方言。有人一说起资料，心里就有点“那个”，无意自己动手做点资料工作。从某个意义上说，别人出的文章、专书，你拿来利用，都是资料。无论是什么学术论文，即使标榜得很高，有很多创见，也无非是个资料。人人要查的字典，也是资料。调查方言就是搜集资料，这是研究方言的基本功。不会调查，怎么称得上研究。方音的比较研究需要大家都调查，大家都写调查报告，大家都研究。你不调查，就不会鉴别、使用别人的调查成果。说起来奇怪，有的人不愿意做资料工作，却特别迷信资料，甚至以为有了资料就有了一切。

各种方言调查表也都是资料，《方言调查字表》也好，《方言调查词汇手册》也好，《方言调查词汇表》也好，全是资料。(词汇表登在《方言》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161-205 面。这是根据一九五八年的油印本排的，以后正式出书的时候，有些地方还要改进。)现在有少数人认为资料工作低人一头，研究工作高人一头，这种看法，这种估价，恐怕不是很对头的。一般的说，研究工作比资料工作复杂一点，创造性多一点。但是实际上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有时候简直不好分，不见得研究工作就比资料工作高多少。工作重要与否，不是看你的工作属于哪一类，主要是看你怎么做，主要是看你做的效果。有的资料工作是很重要的，比如索引、书目，人人都要查考。有的作品号称专著，号称论文，其实並不怎么样。

我们要正确对待资料 and 资料工作。有人说闽南话古东韵收[-m]尾的只有“熊猫”的“熊”[him¹]一个字，李熙泰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厦门方言的“熊”字》本刊 1982. 21，说不止这一个字，还有“雄黄”的“雄”[him¹]跟“终古、终底”的“终”[tsim¹]也收[-m]尾。是不是这样，当然还可以推敲讨论。可贵的是新鲜的例子。还有白宛如同志的文章《广州方言连读音变举例》本刊 1982. 19-21，题目就点明是举例，但是例子就来得不易呀。新鲜的例子可以检验老说法，可以提

供新论证。个别的论文或者专书,虽然旁征博引,先秦两汉,希腊罗马,里头的例子大都是展转抄来的,而且不免有抄错的,因为抄书不出错是很难的。例子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要先想好例子,再表示意见。要是举不出合适的例子,那种意见是站不住的。例子一摆呀,你的功夫就出来了。就能看出你的学力如何,见识如何。例子就好比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摆出来的都不怎么样,仓库里的就可想而知了。

贰 名词术语

名词术语很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有相当合理的名词术语。“名者实之宾也。”名词要能反映事实。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

2.1 同音不同音 语言是音义的结合,研究语言首先要区别同音不同音。汉语有声韵调,同音字是指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字。罗马字有现成的表示声母、韵母的手段,没有现成的表示声调的手段。有的人因此上当,管声母、韵母相同可是声调不同的字也叫同音字。因此在工作上带来很多麻烦。《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了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看到声调那一段。河 hé [xv1]北、河南跟湖 hú [xu1]北、湖南不同音。山 shān [ʃan1]西跟陕 shǎn [ʃan1]西怎么同音呢?专 zhuān [tʃuan1]业思想跟转 zhuǎn [tʃuan1]业思想音义都不一样。肚 dǔ [tu1]子跟肚 dù [tu1]子即使字形相同,还是不同音。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一说就明白。这个事实非常清楚,一点就破。可是有的人装作听不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说的是视觉,想不到听觉也如此。同音不同音好像是平常说的话,能算是专门术语吗?不错,是平常说的话,同时又是研究语言最基本的概念,讨论语言问题最重要的字眼。讨论语音问题,更加离不开同音不同音。语音的替代(substitution)与对立(contrast),唯一的差别(minimum contrast 最小的对立),语音的互补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这些讨论语音单位的基本概念,都是建立在同音不同音的区别上头的。所以我们首先提出来讨论。

2.2 清浊 古声母有清浊的差别,浊音又有全浊、次浊之别,列举如下:

清音——帮滂非敷端透精清心知徹照庄穿初审生照章穿昌审书见溪晓影

全浊——並奉定从邪澄床崇(俟)床船禅群匣

次浊——明微泥(娘)来日疑喻云喻以

清音跟全浊、次浊的区别对声母与声调的演变有密切关系。上述分类适用于大部分方言。浙江温岭方言,匣母跟喻云喻以一样,依次浊演变。

有人说,汉语方言里吴语跟闽南话都保留全浊音。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古代音类跟现代音值用同一个名目,容易引起误会。古音分类用清浊,今音描写用带音不带音,当然最好。用清表示不带音,用浊表示带音,也未尝不可。用全浊、次浊作今音描写的字眼,非出毛病不可。有人今古混杂,层次不分。他听见人说闽南话有[b 1 g],吴语也有[b d g]呀,又听见说古全浊声母吴语读浊声母,于是把什么东西都串在一起,就说出吴语、闽南话都保留全浊音的话来。古代的全浊音在闽南话里变成不带音的了。北京的带音声母到了闽南话里头倒全是带

音的。说穿了也没什么。古代的全浊声母,吴语跟一部分安徽话(皖南方言)、湖南话读带音声母(浊音);其他地方大都变成不带音声母(清音)了。这是一句话。古代的次浊声母字,全国大多数方言里现在都是带音声母(浊音)。这是第二句话。不要把古代的全浊、次浊、现在的带音、不带音都搅和在一块儿,这个账是算不清楚的。古浊音无论全浊、次浊,吴语都读带音声母(浊音),古代次浊声母闽南话才读带音声母(浊音),怎么能说吴语、闽南话都保留全浊声母。这就是上了名词不分古今的当。

有人说上海话保留古全浊,古次浊可以变全浊,如微母“文”字今读[v]声母;北京话古全浊变清音,古次浊不能变全浊,日母不能读[z₁]。因而怀疑北京[z₁]不是跟[ʃ]相配的[z₁]音。他的耳朵也附和这种说法,说北京的[z₁]不是[z₁]。根据这种说法,[v z z₁]是全浊。倒是不妨请问一声,北京的[z₁ ʊ]逢[u]山西南部、陕西、甘肃有的方言变[v],“软”[ʔ₁uan]跟“晚”[ʔ₁uan]都读[van],又怎么说呢?成都、重庆等地的西南官话不分[s ʃ],把北京的[ts ts' s]跟[tʃ tʃ' ʃ z₁]两套合成一套[ts ts' s z],北京的[z₁]成都、重庆读[z],这个[z]是不是跟[s]相配的[z]音呢?

描写今音用全浊、次浊的字眼,并且比附古音,把[b d g v z z₁]一类音定为全浊,把[m n ŋ l]一类音定为次浊,会带来无穷的烦恼。董同龢指出,厦门的[l]介于[d l]之间(当然也可以说厦门的[d]介于[d l]之间),因此有的厦门人学英语 late 跟 date 不分。这个声母的来历是次浊,今音是带音的(浊音)。要是今音还要分次浊、全浊,你就左右为难了。什么古音的全浊不能变今音的次浊,古音的次浊不能变今音的全浊,都是说不通的。湖南益阳方言本刊1981.209-214 陈蒲清文的特点是边音[l]声母字较多,古来母字读[l],古泥母今开口呼字读[l],古日母字有三分之一读[l],古定从邪澄崇船禅七母字除古入声字外常常读[l]。例如喝茶的“茶”跟长虫的“蛇”都读[laɿ];白糖的“糖”跟长短的“长”都读[laŋɿ],跟野兽的“狼”同音;木匠的“匠”跟大象的“象”都读[liaŋɿ],跟明亮的“亮”同音。我们能不能说全浊变次浊呢?这么说恐怕毫无好处。安徽省太平(仙源)方言参看本刊1983.92-98 张盛裕文古来母字逢今细音都读[d],跟古定母字今细音相同。例如:“李礼吕弟 ʔdiɿ|利地 diɿ|刘留头磕~ dyɿ|莲帘田甜 ʔdiẽɿ|林铃停 diŋɿ|令定 diŋɿ”。江西临川方言罗常培《临川音系》,一九四〇年古来母字逢今细音读[t],跟古端母字今细音相同。例如领袖的“领”跟山岭的“岭”都读[tinɿ],跟山顶的“顶”、钟鼎的“鼎”同音。栗子的“栗”读[titɿ],法律的“律”读[tytɿ]。古次浊声母大部分方言读带音(浊音)声母,临川古来母今细音读[t]是个特点。

古来母字逢细音太平读[d],临川读[t],这两种现象有共同之处,就是都变成塞音。太平有浊塞音声母,来母变成浊塞音;临川无浊塞音声母,来母变成清塞音。凡是这一类现象,最好直陈其事,用白描的说法,不要牵扯到次浊变全浊、变全清之类。

有的人使用音韵学的名词术语,古今不分,分类与描写不分,次浊、全浊常常叫人上当。此外还有“尖团”有时也误人。古精清从心邪五母跟古见溪群晓匣五母逢今音细音有分别叫“分尖团”,逢今音细音没有分别叫“不分尖团”。不分尖团这些字往往读[tʃ tʃ' ʃ]声母。分尖团有各种分法,有的是[ts tʃ]不同,有的是[ts k]不同,等等。所以说某个字读尖音,读团音,说法

不明确。

2.3 中元音与央元音 高本汉的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把舌面元音依舌位前后分为三大类,并且分别注明英文,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分别译为前元音、央元音、后元音,对比如下:

Études 298	les voyelles antérieures	(front vowels)	译本 200 前元音
306	les voyelles centrales	(mixed vowels)	207 央元音
310	les voyelles postérieures	(back vowels)	211 后元音

有人反对央元音这个名目。他说:

普通所谓前中后元音,这书《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本译成前央后,不知有何好处。《说文》五下门部“央,中央也……一曰久也。”古书联称“中央”而“央”不训“中”。自从徐锴《繫传》解作“故央字从大也”之后,段玉裁又妄作主张。其实 *centrale* 老老实实的译成“中”,岂不是雅俗共赏的么?

这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元音的舌位有高低前后之别,中元音对高元音跟低元音而言,央元音对前元音跟后元音而言。译本名词表 27 页说明“央与前后对待”。两种不同的事实,非得有两种不同的名目。[i]是高元音,[e]是中元音,[a]是低元音。[i y]是前元音,[i ɥ]是央元音,[u ʊ]是后元音,非得有两套不同的名目。高中低英文用 *high, mid, low*;前央后英文用 *front, central, back*; *central* 英文以前用 *mixed*,相当的中文是“混”;*central* 英文也有用 *intermediate*的。现在画个图来表示“央”跟“中”所指不同。你可以反对“央”,可以恢复老名称

	前 front	央 central	后 back
高 high			
中 mid			
低 low			

“混”,但是“央”必须跟“中”分开。用“央元音”好,还是用“混元音”好也可以讨论。高本汉在 *Études* 里只说高低,没有拿高中低对比。他用的是 J. A. Lundell 设计的瑞典方言字母。Lundell 本人在 *The Swedish Dialect Alphabet* (*Studia Neophilologica* 1. 1-2. 1-17, 1928)一文里,就用 *high, mid, low* 跟 *front, intermediate, back*。《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36 页元音高低先分三度,再分七度。Bernard Bloch 跟 George L. Trager 的 *Outlin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1942) 22 页也这么分,对比如下:

高		中			低	
最高	次高	高中	半中	低中	次低	最低
high	lower-high	higher-mid	mean-mid	lower-mid	higher-low	low

总之,描写元音要分别“高中低”与“前央后”,无论雅俗共赏,还是提高与普及兼顾,都是如此,跟徐锴与段玉裁毫无关系。

2.4 复合元音的分类 复合元音有两大类:

第一类 ia ie ua uo

第二类 ai ei au ou

用中文讨论有关语音方言的专书或文章,无论哪里出版的,往往管第一类[ia ie ua uo]等叫上升的复合元音,管第二类[ai ei au ou]等叫下降的复合元音。这大概是上了片面理解英语写的语音学书籍的当,那些书把复合元音分为两类,第一类叫 rising diphthongs,第二类叫 falling diphthongs. 什么东西上升呢? 复元音的响度上升。什么东西下降呢? 复元音的响度下降。英语没有字调,说 rising 跟 falling 不致于误会。汉语有字调,说上升、下降容易引起误解,一九五四年有人建议,第一类[ia ie ua uo]等叫后响的复合元音,第二类[ai ei au ou]等叫前响的复合元音。三十年过去了,效果不佳,所以我在这里宣传宣传。

请参看 Daniel Jones 的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一九五六年第十一版,一九五七年重印本书末的语音学术语:

diphthong, a monosyllabic gliding sound beginning at one vowel and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nother.

falling diphthong, a diphthong in which the initial part has greater 'prominence' than the final part.

rising diphthong, a diphthong in which the final part has greater 'prominence' than the initial part.

叁 理论与事实

3.1 什么是理论 底下说说理论跟事实的问题。

研究语言,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事物一样,无非是六个字: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的是事实;讲道理呢? 那就是理论了。现在研究语言、研究方言,似乎有两个偏向,一个是重视所谓理论,一个是轻视所谓理论。我都说是“所谓理论”,那是因为大家对理论的了解不大一致。我们认为理论出于事实,并且受事实的检验。可是有人把理论跟事实对立起来,好像理论比事实高。有一个朋友给我来信说:“我们这儿作文讲究有观点,要提到理论的高度,光是罗列事实不行。”同时问我对这个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无可奉告。假如有人说某某的文章还能罗列事实,某某刊物里的文章还能罗列事实,他说这个话当然是批评,我认为这多少也是一种表扬。能罗列事实,罗列的居然是事实。摆事实,讲道理,六个字能做到三个字,这已经很不错了。大家看,昨天我们听的启东吕四的音,听的义乌嵇亭的音,要听辨清楚、描写清楚是个什么音就很不不容易,可见认识事实就很不不容易。认识事实都不容易,何况罗列乎。个别有关方言的文章,陈义甚高,可是连声韵调表的排列法跟表里的例字都有问题。看他的例字,就能看出他的功夫。他摆得个七零八落,从他那个排列法一点也看不出语音的系统来。连事实都罗列不清楚,怎么好进一步讨论理论呢?

什么是理论(这里说的当然是关于语言的理论,语言学理论),理论跟事实是什么关系,这个需要仔细研究,反复推敲。今天只能提些初步的肤浅的意见。理论是一种假说(hypothesis),用平常的话说是一种看法或者说法。这种说法本身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理论有什么作用呢?第一是总结过去的经验。第二是解释当前的现象,分析当前的问题。第三是指导未来的工作。具备这三种作用,至少具备三种之一,这才能叫理论。怎么鉴别理论呢?刚才说了,理论出于事实,并且受事实的检验。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各种学科的基本理论往往是很概括的,语言学理论也是如此。比方说,语言(自然语言,人说的话)是音义的结合。语言构造是有规律的,语音构造的规律尤其明显。语言是变的。语言演变是有规律的,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十分严格(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比较语言学的基础)。语言文字跟其他符号系统一样要求简单明白,有适当的冗余率(redundancy)。语言是传情达意的交际工具,有避免误会的趋势。如此等等。

3.2 天真的说法 现在举几个例子说明什么不是理论。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讨论什么不是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理论。首先,天真的说法不是理论。

“古韵是二十二部,北京音是十三辙,可是《广韵》有二百零六韵。枣核儿两头尖,中间粗。这个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这个账要细算。古韵二十二部,不分平上去入,不分a ia ua,二十二部分四声总有七十部;如果其中四分之一有a ia ua这样的区分,总共就有一百部了。北京音系十三辙,它不分阴阳上去,开齐合撮也合成一个辙,连i跟y都是一个辙,这个人人人都知道,不必细说。《广韵》二百零六韵是怎么搞的呢?它平上去入是分的;开合有时分,有时不分;一三等有时同韵,有时不同韵;二三等也是如此;所以有这么多个韵。连这样简单的账都算不清,毋须再望下说了。

还有一种“理论”：“所有的韵母都有韵尾,这可能吗?世界上有这种语言吗?”世界上的语言太多了,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这个话说得太绝了。现在我们学得最多的外语大概是英语跟日语了。这两种语言的语音构造差别相当大。英语的元音比日语多。日语的元音分析起来,あいうえお [a i u e o]五个就够了。日语每个音节的收尾辅音只有一个拨音(ん n),相当于我们的鼻音韵尾,多数的音节都是开音节。可是英语音节末尾的辅音可以有一大串,例如texts [teksts]。从英语的眼光看,日语的音节构造未免太单调了;从日语的观点出发,英语的音节构造实在太麻烦了。(据说,夏威夷土著的语言里所有的音节都是开音节。)各种语言的语音构造不同。有的语言的语音构造看起来简单得惊人,有的复杂得惊人。

研究语言跟其他学问一样,要观察事实,不要先入为主。研究方言不要用自己知道的方言,或者书本知识,或者教室里讲的金科玉律去衡量甚至怀疑其他方言,其他语言。河南北部的方言,韵母上百个的有的是呀,广东潮阳方言韵母也接近一百。你不要因为韵母多摇头,也不要因为韵母少发愁。有的四川方言韵母有三十来个,儿化以后开齐合撮四呼每呼一个韵母,一共才四个儿化韵。任何语言,任何方言,它的语音系统是长期演变而成的。汉语方言的特点,自其同者而观之,隔好几千公里还能通话;自其异者而观之,同一个县可能有好几种不易互

相了解的方言。方言的音系差别很大。方言的韵母爱多就多,爱少就少,那是事实如此,並不是上帝规定的。语言现象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天真的议论不能当真。

3.3 清浊与阴阳 现在举个同时牵涉到语音构造跟语音演变的例子。

有人说:日根本不是一个纯粹的‘硬音’,跟虫彳尸的发音方法原文如此,可能说的是部位並不相同。日作为[z₁],于是乎国音的[ʃ]竟会弄出两个对待的阳调来,一是清[ʃ]的阳调,一是浊[z₁]。汉语没有其他类似的怪现象。

又说: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语言可以把[f]阴调,[f]阳调,[v]浊音,三项同时保存的。

以上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某个清(擦)音分阴阳调,就不能有相配的浊(擦)音。这种说法大概是少所见,多所怪。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汉语方言有的是清擦音分阴阳调,同时具备相配的浊擦音的。请看前两年的《方言》季刊就是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兰州话本刊1980. 224-231,西宁话1980. 282-302,济源话1981. 5-26都是[f]声母分阴阳调同时有[v]声母,[ʃ]声母分阴阳调同时有[z₁]声母。贵阳话1981.122-130 [s]声母分阴阳调同时有[z]声母。很多西南官话,包括成都话跟重庆话,这一点都跟贵阳话一致。例如兰州话的[f- f- v-]並存,[ʃ- ʃ- z₁-]並存: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fei] 飞肥水睡	[fɛ̃] 拴凡反犯	[fā] 方房访放	[ʃə̃] 生神省胜
[vei] 危维尾味	[vɛ̃] 剡完软万	[vā] 汪亡网忘	[z ₁ ə̃] 扔人忍刃

西宁话也有同类现象(阴平[ɿ],阳平[ɿ]):

发[faɿ]	罚[faɿ]	授[vaɿ]	擗[ʃāɿ]	蝉[sāɿ]	粘[zāɿ]
风[fə̃ɿ]	坟[fə̃ɿ]	绒[və̃ɿ]	深[ʃə̃ɿ]	神[ʃə̃ɿ]	人[z ₁ ə̃ɿ]

济源话也是如此(阴平[ɿ],阳平[ɿ]):

纷[fənɿ]	坟[fənɿ]	文[vənɿ]	身[ʃənɿ]	神[ʃənɿ]	人[z ₁ ənɿ]
方[faŋɿ]	房[faŋɿ]	亡[vaŋɿ]	商[ʃaŋɿ]	裳[ʃaŋɿ]	瓢[z ₁ aŋɿ]

贵阳话[s- ʃ- z-]並存(阴平[ɿ],阳平[ɿ]):

赊[seɿ]	涩[seɿ]	热[zeɿ]	师[sɿɿ]	十[sɿɿ]	日[zɿɿ]
梭[soɿ]	说[soɿ]	弱[zoɿ]	生[sənɿ]	神[sənɿ]	人[zənɿ]
书[suɿ]	熟[suɿ]	肉[zuɿ]	商[sanɿ]	尝[sanɿ]	瓢[zanɿ]

作为本节开头两段引文的反证,上文列举的事实已经够了。但是要说明那两段引文的错误是怎么来的,这就不够了。现在进一步讨论这种错误的来历。那两段引文的立论根据大概限于某个吴语方言与北京话。多数吴语方言不带音(清)声母(包括紧喉的鼻音边音[ʔm ʔn ʔŋ ʔl]等)配阴调,带音(浊)声母配阳调。北京话除[m n l]跟零声母之外,只有一个带音(浊)擦音声母[z₁]。他对[z₁]声母的性质又认不清楚。有关的语音演变现象是:

①古清音声母 → 今 ʃ- f- 声母阴平

②古全浊声母 → 今 ʃ- f- 声母阳平

③ 今 z_1- 声母阳平

④ 今 z_1v- 声母阳平

①②两条好理解,今音 $[\text{ʃ} \text{f}]$ 两声母阴阳平的对立来自古声母清音跟全浊的对立。有人不能理解③④两条。既然古全浊已经变成今不带音(清)声母,怎么还能有跟 $[\text{ʃ}]$ 声母相配的带音(浊)声母呢?于是他就宣布今北京 $[\text{z}_1-]$ 声母根本就不是带音(浊)擦音声母。他的耳朵居然附和 his 的理论,也跟着宣布北京 $[\text{z}_1-]$ 声母不是带音(浊)擦音。既然北京音的 $[\text{z}_1-]$ 是唯一的带音(浊)擦音,唯一的当事人,不承认它的存在,没有 $[\text{z}_1-]$ 声母当然就没有 $[\text{z}_1-]$ 声母阳平字了。这是说的③,至于④呢,他不知道吴语以外的方言还有 $[\text{v}-]$ 声母字。所以他又宣布 $[\text{f} \text{f}- \text{v}-]$ 三者不能并存。上文的例子已经说明,现代方言有

$\text{ʃ}- \text{ʃ}- \text{z}_1- | \text{f}- \text{f}- \text{v}- | \text{s}- \text{s}- \text{z}-$

并存的现象。这个事实得用语音演变的道理来解释。说穿了不过几句话:语音是变的,语音系统也是变的。古今音带音(浊)与不带音(清)声母相配成对的关系不是永恒的。老的带音(浊)声母消亡了,可以出来新的带音(浊)声母。比方古音 $[\text{z}-]$ 变 $[\text{s}-]$ 之后,可以从别的途径出来新的 $[\text{z}-]$ 。

上文举的例子 $[\text{z}_1- \text{v}- \text{z}-]$ 声母都是哪儿来的呢?先说 $[\text{z}_1-]$ 的来源。拿北京话说, $[\text{z}_1-]$ 的主要来源是古日母。日母是古次浊声母,古次浊声母北京照例读带音(浊)声母。古音日母跟照章穿昌床船审书禅五母同部位。所以,下列“身、神、人”三个字的演变完全符合常例。

身 $\text{ʃ}\text{ən} \uparrow$ 神 $\text{ʃ}\text{ən} \uparrow$ 人 $\text{z}_1\text{ən} \uparrow$

贵阳话的 $[\text{z}-]$ 那儿来的呢?北京 $[\text{ts}- \text{ts}'- \text{s}-]$ 跟 $[\text{tʃ}- \text{tʃ}'- \text{ʃ}- \text{z}_1-]$ 两套声母西南官话常常併成一套 $[\text{ts}- \text{ts}'- \text{s}- \text{z}-]$,所以贵阳的 $[\text{z}-]$ 也是古日母来的。

现在说到 $[\text{v}-]$ 了。以兰州话为例, $[\text{v}-]$ 有两个来源。一个大致相当于北京 $[\text{z}_1-]$ 声母合口呼,一个大致相当于北京零声母合口呼。例如北京“软”是 $[\text{ʮuan} \uparrow]$ 上声,“晚”是 $[\text{ʮuan} \uparrow]$ 上声,兰州都是 $[\text{ʮ}\tilde{\epsilon}]$ 上声。

北京的 $[\text{tʃ} \text{tʃ}' \text{ʃ} \text{z}_1]$ 逢合口呼,山西、陕西、甘肃三省有些方言读齿唇音 $[\text{pf} \text{pf}' \text{f} \text{v}]$ 。 $[\text{tʃ} \text{tʃ}']$ 逢合口不变, $[\text{ʃ} \text{z}_1]$ 逢合口变 $[\text{f} \text{v}]$ 的地区还要大些。单独一个 $[\text{ʃ}]$ 逢合口变 $[\text{f}]$ 的地区最大。山东滕县 $[\text{ʃu}]$ 变 $[\text{fu}]$,据说,有人矫枉过正,“斋夫 $[\text{fu}]$ ”说成“斋书 $[\text{ʃu}]$ ”。齿唇擦音 $[\text{f} \text{v}]$ 常见,齿唇塞擦音 $[\text{pf} \text{pf}']$ 不常见。有的人就大惊小怪,说什么“我们知道,不能说任何音变是不可能的,但是 $[\text{tʃ}]$ 变 $[\text{pf}]$ 的确很不平常。”确实 $[\text{ʃu}]$ 变 $[\text{fu}]$ 发音部位相近。只要看看本方言的语音结构, $[\text{tʃ} \text{tʃ}' \text{ʃ} \text{z}_1]$ 跟 $[\text{pf} \text{pf}' \text{f} \text{v}]$ 八个声母与韵母配合的关系,再跟北京音对比就明白了。请看兰州下列十个上声字:

转 $\text{pf} \tilde{\epsilon}$ 喘 $\text{pf} \tilde{\epsilon}$ 反 $\text{f} \tilde{\epsilon}$ 软 $\text{v} \tilde{\epsilon}$ 斩 $\text{tʃ} \tilde{\epsilon}$ 产 $\text{tʃ} \tilde{\epsilon}$ 陕 $\text{ʃ} \tilde{\epsilon}$ 染 $\text{z}_1 \tilde{\epsilon}$
水 fei 尾 vei

兰州 $[\text{pf} \text{pf}']$ 北京是 $[\text{tʃ} \text{tʃ}']$ 合口呼; $[\text{f} \text{v}]$ 一部分字北京是 $[\text{ʃ} \text{z}_1]$ 合口呼,如,“水”字跟“软”字; $[\text{f}]$ 一部分字北京也是 $[\text{f}]$,如“反”字; $[\text{v}]$ 一部分字北京是零声母合口呼,如“尾”字。